

容齋續筆

第三冊



容齋續筆卷第十二

婦人英烈

婦人女子婉孌閨房以柔順靜專爲德其遇哀而悲臨事而惑蹈死而懼蓋所當然爾至於能以義斷恩以智決策幹旋大事視死如歸則幾於烈丈夫矣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汝尚何歸賈乃入市呼市人攻殺淖齒而齊亡

臣相與求王子立之卒以復國馬超叛漢殺刺史太守涼州參軍楊阜出見姜敘於歷城與議討賊敘母曰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敘乃與趙昂合謀超取昂子月爲質昂謂妻異曰當柰月何異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况一子哉超襲歷城得敘母母罵之曰汝背父殺君天地豈久容汝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月亦死晉卞壺拒蘇峻戰死二子隨父後亦赴敵而亡其母拊尸哭曰父爲忠臣

子爲孝子夫何恨乎秦符堅將伐晉所幸張夫人引禹稷湯武事以諫曰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堅不聽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劉裕起兵討逆同謀孟昶謂妻周氏曰我決當作賊幸早離絕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指懷中兒示之曰此兒可賣亦當不惜

遂傾貲以給之何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舉事必有成之理以勸之竇建德救王世充唐拒之於虎牢建德妻曹氏勸使乘唐國之虛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李克用困於上源驛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其妻劉氏劉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克用市欲勒兵攻汴劉氏曰公當訴之

於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天下孰能辨其曲直克
用乃止黃巢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
曹皆勲貴子女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
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
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
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怖昏醉獨不飲不泣
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唐莊宗臨斬劉守光守光
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譙之曰事已
如此生復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劉仁瞻

守壽春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仁贍命斬之
監軍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
也然軍法不可私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
矣趣命斬之然後成喪王師圍金陵李後主以
劉澄爲潤州節度使澄開門降越後主誅其家
澄女許嫁未適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
生遂就死此十餘人者義風英氣尚凜凜有生
意也雖載於史策聊表出之至於唐高祖起兵
太原女平陽公主在長安其夫柴紹曰尊公將

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往矣我自爲計即奔鄆發家貲招南山亡命諭降羣盜申法誓衆勒兵七萬威振關中與秦王會渭北分定京師此其偉烈又非他人比也

無用之用

莊子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又云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所謂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此義本起於老子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一章學記設
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備水無當於五色五
色弗得不章其理一也今夫飛者以翼爲用繫
其足則不能飛走者以足爲用縛其手則不能
走舉場較藝所務者才也而拙鈍者亦爲之用
戰陳角勝所先者勇也而老怯者亦爲之用則
有用無用若之何而可分別哉故爲國者其勿
以無用待天下之士則善矣

龍筋鳳髓判

唐史稱張鷟早惠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
筆輒成八應制舉皆甲科今其書傳於世者朝
野僉載龍筋鳳髓判也僉載紀事皆瑣尾擿裂
且多媒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
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
一篇可讀一聯可味如白樂天甲乙判則讀之
愈多使人不厭聊載數端於此甲去妻後妻犯
罪請用子蔭贖罪甲不許判云不安爾室盡孝
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

有怨曷陟岵之無情辛夫遇盜而死求殺盜者而爲之妻或責其失節不伏判云夫讐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景居喪年老毀疾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況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景妻有喪景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儼衰麻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

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爲政焉用出以戴星同
宣子侯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貴達有故人至坐
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
實敗名重耳竟慙於白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
於蘇秦景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
從判云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
從度可同於束縕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
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
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類不背

人情合於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餘判亦不能工余襄公集中亦有判兩卷粲然可觀張鷟字文成史云調露中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鷟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按登科記乃上元二年去調露尚六歲是年進士四十五人鷟名在二十九旣以爲無雙而不列高第神龍元年中才膺管樂科於九人中爲第五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於二十人中爲第三所謂制舉八中甲科者亦

不然也

唐制舉科目

唐世制舉科目猥多徒異其名爾其實與諸科等也張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勞使所舉諸科九人經邦治國材可經國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一人藻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呂策問殊平平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循

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慮牧守之明不能必鑒次及越騎飲飛皆出畿內欲均井田於要服遵丘賦於革車并安人重穀編戶農桑之事殊不及爲天下國家之要道則其所以待伊呂者亦狹矣九齡於神龍二年中材堪經邦科本傳不書計亦此類耳

淵有九名

莊子載壺子見季咸事云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其詳見於列子黃帝篇盡載其目曰鯢旋之潘
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
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洸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
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
按爾雅云濫水正出即檻泉也沃泉下出洸泉
穴出灋者反入汧者出不流又水決之澤爲汧
肥者出同而歸異皆禹所名也爾雅之書非周
公所作蓋是訓釋三百詩篇所用字不知列子
之時已有此書否細碎蟲魚之文列子決不肯

留意得非偶相同邪淮南子有九璇之淵許叔重云至深也賈誼弔屈賦襲九淵之神龍顏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與此不同

東坡論莊子

東坡先生作莊子祠堂記辯其不詆訾孔子嘗疑盜跖漁父則真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劒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